

女 友

阿·沃洛申等作
晨曦、于澤泮等譯

北 京 出 版 社

一九五六年

內 容 提 要

这本书里所收的几篇从苏联报刊上选译的小说，都是以恋爱和婚姻为主题的。它们通过青年人的恋爱故事，从各个方面反映出苏联青年在处理恋爱和婚姻问题上所表现的严肃精神和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同时，对于那些对待恋爱和婚姻不够严肃的人，也作了批判。

女 友

〔苏联〕阿·沃洛申等作
晨曦、于泽泮等译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长安街2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95号

北 京 印 刷 厂 印 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 787×1092 1/32 • 印张 4 11/16 • 字数91,000字

1956年12月第1版 195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6,000册

统一书号：10071·56 定价：(6)0.38元

目 录

奥丽加.....	列·波波夫 (1)
湖畔新居.....	薩·卡迪尔扎杰 (15)
新来的干部.....	謝·安东諾夫 (38)
女友.....	阿·沃洛申 (61)
最宝贵的.....	特·列奥諾娃 (83)
考驗.....	格·郭尔金 (98)
不同的道路.....	弗·烏斯宾斯基 (123)

奧 麗 加

列·波波夫

“曙光”集体农庄办公室的窗戶敞开着，从街上傳来了麻雀的噪鳴和雄鷄拖長喉音的曉歌。凉爽的微風吹进室內，輕輕地吹动着奧丽加·雅柯夫列娃面前打开着的賬簿，一綹黑髮在奧丽加額角上摆动。陽光在桌面的厚玻璃板上閃耀着。奧丽加用珠算总計三天来收割牧草的数目。奧丽加是共青团組織的書記；在离这兒很远的、位于辽闊多水的列那河中的一个島上，收割牧草的青年工作队获得了成績，这使奧丽加感到非常高兴。

“小伙子們真行！”奧丽加想，“在执行牧草保藏計劃上得了第一，在牧草收割方面也不讓人。”

門开了。一个臉晒得發黑的孩子走进了办公室，他的頸上系着一条已經褪色的少先队領巾。

“朱魯斯坦？”奧丽加惊奇地問道，“你是从島上来的嗎？”

“剛才下船，”朱魯斯坦庄重地回答，“这是給您的信。”說罢把兩張折叠着的信紙放到桌子上了。

剩下一个人了，奧丽加很快地把信讀了一遍：

“奧丽亞^①，我在这里工作得很好，大大地超过了定額。

① 奧丽加的爱称。——譯者

很想看到你。我覺得我們很久沒有見面了。什麼時候到我們這兒來呢？來吧，來吧。我等待着哩。吻你。你的柯良。”

這是第一封信，可是第二封信上是怎樣寫的呢：

“雅柯夫列娃^❶同志，我們的小隊本來可以工作得更好，但是有幾個小伙子妨礙着我們。他們對收割牧草工作很不負責；打个比方吧，柯良·彼得洛夫只是追求工作日，不把自己的工作與全隊工作結合起來，因而妨礙了整個事業。如果你能來這兒一趟，那就好了。我們需要商談一下。——青年工作隊隊長艾利克·庫圖柯夫。”

奧麗加一動不動地坐了幾分鐘，兩種相互矛盾的感情使她心情不安起來。她清楚地想像出柯良的情景……他正在島上走着，緊張地揮動着粗壯黝黑的手臂；他的褐色眼睛閃閃發光，烏黑的頭髮整齊地分向兩邊。奧麗加想起了，有一次他們站立在村外的一棵白樺樹下，彼此羞澀地望着。那時，他們誰也沒有說話。兩人都好像在傾听着潺潺的溪水和尽情歌唱的云雀。原來深厚的愛情不是用話語表達，而是用目光和微笑！噢，初戀，你是一種多么純潔的、羞澀的、默默無語的愛情啊！你有着一顆年輕的心所發出的熱情，有着遠大的理想。叫奧麗加怎能不記起那個美好的傍晚，那高大茁壯的白樺樹林，那穿過樹枝的夕陽的金色光芒！這是他們中學畢業後不久的一次會晤。

第二天，柯良·彼得洛夫請求分配他去作牧草收割工作，

❶ 奧麗加的姓。——譯者

于是他便随着青年工作队一起到島上去了；奥丽加呢，却被指派为集体农庄的會計員，于是便留在村里。“曙光”的共青团員选了她作共青团組織的書記。

从那时起，又过了好多日子了。在这个幸福的夏天里，柯良成了集体农庄中著名的先进收割手。战斗快报号召青年們向他學習；宣傳員到处介紹他的成就。出了牆报。奥丽亞对青工队^①和柯良的成績感到比自己的成績还要高兴。

可是，此刻她却心煩意乱地坐在那里，皺着眉头，凝視着兩封来信。怎么办呢？

最后，她仿佛决定了什么，把桌上的文件放进書櫥里，然后把信塞进皮包里，就离开办公室了。

这是一个灼热的中午。奥丽亞沿着村庄快步走去，那是条密草叢生的道路，她靠着有蔭凉的一边走着。繞过集体农庄俱乐部，她跑上石阶，开开了村苏維埃的門。

村苏維埃主席、“曙光”集体农庄党組織的書記扎哈洛夫正俯在桌子上，低着長了白髮的头在讀一个文件。

“您好，阿其木·伊凡諾維奇^②。”奥丽亞低声說。

“哦！你好，你好。坐吧，团支書同志。各队的工作彙报送来了吧？你帶來了嗎？”

“沒有……彙报是送来了，但是我沒有帶到这儿来。”

“那么就談談吧，工作进行得怎样？是誰占先？小伙子

① 青年工作队的简称。——譯者

② 扎哈洛夫的名和父称。——譯者

們？”

“根据彙報判斷，青工隊干得不錯。”

“正应当這樣，”扎哈洛夫不像上了年紀的人，不費力地就从木椅上站起身來，在辦公室內走了一個來回，“如今咱們雅庫梯的青年和以前完全不一樣了。大家都在學習，因此，也就容易駕馭機器，掌握技術。一句話，共青團員真能干，工作起來也真像個樣……”

他驀地停住腳步，面對着坐在沙發上的奧麗亞。

“噢，你干么愁眉不展的？發生了什么事嗎？奧麗亞，你說，出了什么岔子？”

“大的不愉快的事情倒沒有。”奧麗亞一邊說一邊打開皮包。

“那么，小的不愉快的事情還是有的啦，是嗎？”

“嗯……”奧麗亞把庫圖柯夫的信遞給阿其木·伊凡諾維奇。

室內雖然通亮，扎哈洛夫老头兒却照例把信趁到窗前，開始讀起來。

“‘柯良·彼得洛夫只是追求工作日……’唔！怪事……‘……不把自己的工作与全隊工作結合起來……’嗯，‘妨礙了整個事業……’”他低聲自語着搖了搖頭，“哎，這是哪里話！柯良·彼得洛夫！他們的工作隊剛剛被表揚過，他是該隊優秀成員之一。可是這裡庫圖柯夫却寫道，要不是他，青年們會達到更高的指標……”

“柯良·彼得洛夫妨礙了工作。”奧麗亞費力但是清晰地

說。」

“坐在这里作結論是容易的……柯良是个積極、热情的小伙子。他可能过份热心于工作，使人对他發生了誤解。”

“你看，他醉心于工作日……”

“你是个領導者。一个領導人根据一封信就作出結論是不妥当的。”

“庫圖柯夫不能隨便写的，我相信他。”

“可是你对柯良？……”阿其木·伊凡諾維奇很留心地望着奧丽加一眼。

姑娘的臉紅到了耳根，心里砰砰乱跳，有話也說不出来了。她不敢抬起眼睛看扎哈洛夫，心想：他是否已猜着他們之間有爱情呢？

“对柯良同样应当信任。”阿其木·伊凡諾維奇坐到自己的位置上。

“奧丽亞，你得去島上一趟，和青工队所有的隊員都談談。一切都要好好考慮一下，到那里就地解决吧。可是我得事先告訴你：对彼得洛夫的問題不要急于作出結論。你应当也幫助他，也幫助庫圖柯夫，也幫助整个青工队。”

奧丽亞同意地点点头。

“如果有人阻碍队里的工作，当然不能容許这种現象存在。但首先应当把一切問題都仔細地考慮一下。你是团的書記，你應該了解自己的青年工作队，了解它的成員和它的潛力；只有那时，你才会正确地領導它。奧丽亞，領導是需要學習的，这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好了，你去吧，祝你成

功!”

从村苏維埃出来，奥丽加的心情完全另一样了：她变得轻松了，好像卸下了千斤重担。她走在炎热的馬路上，回味着阿其木·伊凡諾維奇的話。是的，要正确地領導群众，首先必須深入地研究、了解他們。她又想起了柯良，在她眼前隱約出現的那株白樺樹的幼嫩而新鮮的枝叶，仿佛在向她招手示意。

※

※

※

直瀉奔流的列那河是多么美丽啊！这不是一条河流，而是一道从天上降下来想要稍事休息的巨大的虹霓！在晴朗的日子里，整个列那河面上閃爍着各种各样的色彩。

这时正是七月初的天气。一只小船輕快地順河向島面駛去。船上坐着奥丽加。她忽而輕捷有力地蕩几下槳，忽而把槳放在膝上歇息着。河面上清晰地反映出徐徐游动着的落日前的浮云，湍急的中流迸發出無數的火花般的水珠。在險峻、高聳的山岩下，在深暗的、似乎变得濃起来的河水里，一条白魚好像一柄短劍似地閃了一下，隨即又消失了。周圍一片恬靜，只有远处傳來的汽船行进的馬達声，仿佛有人在水里用木棒敲打着河底。

在从前，只要奥丽加一到島上，总要唱几支歌子。但今天她却顧不上高兴了。她走上傾斜的河岸，把自己的船和其他的船拖到一起，拴到一棵柳树上。奥丽加需要从这里步行五公里。她剛踏上叢密的青草，在她周圍便有成群的黃色的蚊子嗡嗡地襲來了。

奧麗加輕捷地在剛割過的草地上走着，草地裡到處都是草堆。旁邊，從河水上吹過來潮濕的涼風。奧麗加面前一只燕雀落到小路上，吱吱地叫着向前跳；接着，似乎要試一試它那類似并在一起的、兩個手指一樣的尾巴的重量，立即上下擺動起來。

草地上响起了一陣高而柔和的歌聲：姑娘在唱着雅庫梯人的關於共同勞動的樂趣的歌、關於愛情的歌。忽而她的輕妙的歌聲被一個青年小伙子的歌聲蓋住了，青年的歌聲雄壯而有熱情。奧麗加站住了：這是他的歌聲。她覺得，柯良是在有意地唱得如此响亮而有熱情，好像是想要叫她能夠聽到，與他去聚會似的。奧麗加的心亂起來了，腦子裡閃了一下：“我們要見面了！”

她從小路上轉過身，迅速地向着歌聲的方向走去。她那發光的髮辮和白上衣在柳樹間、草堆裡閃現着。在凝結不動的空氣裡可以清晰地聽到牧草收割機的嗒嗒聲。

島中間一個橢圓的小湖的上空開始起霧了。近處的小丘上有一個黑壯的青年在用馬拉割草機工作着。就像一匹馴服的栗色馬用胸脯分開了濃密的煙霧。

看到奧麗加之後，青年就高興地從座位上跳下來向她跑去。他捉住奧麗加的双手，想要拉到自己這邊；奧麗加輕輕地把手掙脫了。

“柯良，這樣晚了你還在收割……已經降露了。”她用腳尖踢打着草葉上的露珠說。

“完了，奧蓮卡^①。今天收割的這塊地區很平坦，我割完

了七公頃^②呢。看，多大的面积！”

“很好。只是草壟^③太長了。柯良，現在我們垛草垛不像以前那樣先弄成堆，而是直接把草壟垛成垛。你要是把草壟搞得集中一些，那時垛草垛就會更快了。”

“隊里的人手多得很，”柯良說着就皺起了他那濃濃的黑眉毛，“事情擱在那兒，總會有人來做的，叫他們把草堆成垛好了。難道我還要做法草垛的工作嗎？”

柯良很感失望，因為奧麗加注意的不是他，而是一些工作中的瑣事。這樣看來，她是沒有想關於他的事情，沒有懷念他了。于是在他那微笑着的褐色眼睛中的火花開始熄滅了。

柯良的話深深刺痛了奧麗加。“看來，庫圖柯夫的信是千真萬確的了！”

“你錯了，柯良，你錯了。”她抑制住自己的感情，極力保持音調的平和，“讓我重復一遍：現在已經是三伏天氣，谷草用不着先弄成堆，應當直接從草壟垛起來，才不至於失掉養分。你給運草的人增加了很多麻煩，他們只好趕着車繞過這樣長的草壟。”奧麗加指着幾排草堆，其中有幾處把草地圍了起來：“如果你願意讓我們的青工隊干得更快，你就需要把草堆起來，堆成那樣大小，以便一車能夠裝一堆。懂得我的意

① 奧麗加的暱稱。——譯者

② 地畝單位，每公頃合15市畝。——譯者

③ 谷草割倒後，一排排堆在地里的原始狀態。——原注

思嗎？亲爱的！”

“你呀，奧麗亞，你自己都不了解你在說什麼。今天我割完了七頃地，要照你說的那樣，恐怕連五頃還割不完哩！問題只是採草隊的隊員們跟不上我，然而這却不能怨我，這已經不是我的事情了。”

“什麼‘不是你的事情’？採草的人把工作做得很好，而……”

“我說，這不是我的事情！懂嗎？”柯良發了火，打斷了奧麗加的話。

“懂了，懂得很清楚了。”

“我的工作就是割草，關於別的事情我連知道也不想知道！”

“柯良，先別吵。我再向你解釋一下：這樣割法是不行的！我去告訴隊長，讓他不接受你的工作。”

柯良輕蔑地撇一下嘴唇。

“奧麗加，眼前你才不過是一名會計員，待你升為農莊主席再管這些事也還不晚呢。”

“對不起，柯良，這隊的工作我也負責。我勸你還是不要僅僅計較個人得失，你應當為全隊的利益着想。”

奧麗加急劇地回轉身來，向着草棚走去。

“謝謝您的忠告！”柯良隨後向她挖苦地喊了一句。他咬著牙，用顫抖的雙手正了正馬套。

在草棚前面，青年們興高采烈地會見了奧麗加。小伙子與姑娘們剛割草回來。有的在洗臉，泡沫飛濺；有的在磨鐮刀，火星迸發；有的在洗衣服；野營附近，歌聲、笑聲、說

話聲嚷成一片。拴在柳树上的馬匹，搖着头，甩動尾巴趕着那些討厭的蚊子，嘶叫着，馬蹄搗得地面砰砰作響。湖后，隱約地傳來馬駒的尖聲的長鳴。青烟繚繞在田野的上空，宛如一幅透明的羅帳，擋住蚊蟲使它不能接近野營，並保護着野草不為露水侵襲。旁邊有一堆燒得紅亮的篝火，木架上吊着一口鍋，鍋內水開了，水壺上的蓋跳動着；串在削尖了的樹枝上的烤肉和鮑魚被火炙得噝噝地响。

奧麗加和庫圖柯夫隊長，以及圍坐在篝火左近的青年團員們談起來。庫圖柯夫相當年輕，才不過二十歲的光景，兩膝上放有一塊硬紙板，上面有一個筆記本，他正在上面記東西。在他那已晒得褪色的制服胸襟上別着兩條代表勳章的絲帶。袖口縮着。表面上看來，好像沉默寡言的樣子，實際上庫圖柯夫卻是一個精力充沛的小伙子呢。

“為什麼採草的工作比收割相差得這麼遠？”奧麗加問。她也坐下來，收縮起兩腿防備蚊子，黑色衣裙下只露出一雙白襪和杏黃色的便鞋^①。

“主要因為割草員把草壟搞得太長太窄，因此妨礙了運草員的工作。”庫圖柯夫答道，“柯良·彼得洛夫和他的四名司機手都是這樣做的。我想，他們是在追求工作日。彼得洛夫不接受我的意見，並且一意孤行地做下去。”

團員們異口同聲地支持隊長的意見，只是割草員們坐在那里一言不發。奧麗加用細長的手指撥弄着草杆，接着迅速

① 沒有后跟的輕便鞋。——譯者

地抬起头来。

“对的，一切都明白了。现在需要召开一个全队的队员大会。”

柯良在篝火的光亮里出现了。他甚至没有瞅奥丽加一眼，就走进了自己的草棚，在用雪橇搭成的床上躺下了。他仰卧在塞得满满的、芳香的草褥垫上，两手托住脑袋，透过棚顶的空隙，望着天上的星斗。

往常，只要奥丽加来到队上，柯良总是非常活跃，总是话很多，这一点大家都见到了。然而那些没有注意到刚才他和奥丽加在马拉草耙的附近口角的人，却不能够理解，为什么此刻柯良这样的郁闷。就连奥丽加这个一向活泼的姑娘，今天也大不相同了。以前，每当队里工作结束时，她便玩呀，唱呀，说呀，笑呀……总是没个完。“同志们，谁愿替我做会计员呵？噢，我要是能和你门一起工作多好啊！这凉爽的空气，美丽的草原……”她说。而今天呢，她却沉闷地坐在那里，好像很疲倦似的。

天晚了，会也没有延长。大家决定在收割谷物以前全部结束收割牧草的工作。队员主要地是讨论了如何消灭垛草和收草工作间的脱节现象。另外依照奥丽加的建議，把柯良·彼得洛夫調在垛草組，他的收割工作由另一个年輕些的队员代替。

“收割工作应当讓年岁小的人做，不应当由柯良·彼得洛夫这样的人做。因为馬拉着草耙再馱上一个成年人太費勁了。应当派柯良·彼得洛夫做些更重的工作。”奥丽加說，接着她

更严厉地說道，“彼得洛夫同志的割草方法是不能叫我們滿意的，彼得洛夫妨碍着全队的工作，他不願意把个人劳动服从整体利益，这就是說，他追求的只是工作日！”

听到話头落在自己身上，柯良从草棚里鑽出来，准备反駁奧丽加。但是他被制止了，大家讓他按順序發言。

“誰計較个人利益而且不接受批評，他就不配做一个自覺的团員。”奧丽加繼續說，“我們大家，誰都可能犯錯誤，但只要肯承認錯誤并及时改正，便是好同志。而彼得洛夫呢，很明显，他是在追求新紀錄，而且只是在追求工作日……”

共青团領導人的最后几句话很使柯良不安，特別使他难过的是，大家都把他当成“損公利私”的人。他照例沒有理会奧丽加，但是感到了她那逼人的眼睛和譴責的目光。柯良低低地垂下头来，額上冒着汗珠。在會議將結束的时候，他再也捺不住了，便要求發言：

“我……我沒有追求工作日，”他惶惑地說，“同志們，庫圖柯夫，現在再加上雅柯夫列娃，都在責备我，好像我只是为了个人利益工作……完全不是这样的。對我來說，重要的是超額完成任务，我認為这是对我們全队的劳动上的一种貢獻。通过这次大会，現在我認識到原来我們收割員是不对的。我們总是把自己的工作和全队的工作分开来，并且沒有接受庫圖柯夫的意見……”柯良不作声了。

奧丽加向他投了一个柔和的目光。

“我們希望从明天起，彼得洛夫同志能够在割草工作中以行动証实自己的話。”

※

※

※

東方騰起了玫瑰色的朝霞，一朵接一朵地吞噬着星辰。草棚里的青年睡醒了，露水晶瑩的草地立刻活躍起來。到處洋溢着談笑的声音。一群野鵝掠過島面。

奧麗加同姑娘們一起到湖邊去了。也許是由于她在清新涼爽的河水里洗過澡，也許是由于她在新鮮爽朗的空氣里睡了一覺，在這個早晨，奧麗加格外顯得活潑愉快。她赤着腳回到野營來，踏着綠草地，像從前一樣，愉快地唱着歌。

太陽剛剛升到柳樹梢上，草地上自動刈禾機的嗒嗒聲和馬拉耙的叮當聲已經響成一片。

奧麗加辭別了青工隊，回家去了。

她又沿着那個已經熟悉的湖畔走向列那河岸。當青工隊的草棚在她的背後消失時，柯良騎着匹沒有備鞍的栗色馬追了上來。也不知是由于意外，也不知是由于高興，奧麗加迅速地回轉身來，讓開了路。而柯良從馬上跳下來，就和她并肩走着，手里拉着韁繩。他神色激動，帶着負疚的樣子。

“奧麗亞，你生氣了？”

“你說呢？”

“是我的錯，我一夜沒有睡呢。……我理解了很多東西。但是我並沒有追求工作日，也沒有計較個人成績，你相信不？我只是鑽到自己的工作里去了，而沒有想到它給全隊帶來的損失。”

“是的，柯良，這很可能，”奧麗加莊重地說，“你想幫助全隊，是不是？但在思想深處却仍然存在着個人打算：如何

搞好收割工作。而沒有認識到，庫圖柯夫是在關懷着全隊的
利益。我很高興你能了解到自己的錯誤，並且在大家面前坦白
地承認了它。”

“把我調到垛草組也很好，我也要在那里給人們看一看我
是能夠和大家肩并肩地……做好工作的。”

“柯良，我相信這會成為事實。”

當他握住她的手時，奧麗加並沒有推却。

……過了一會，柯良·彼得洛夫愉快地沿着湖邊回到隊
里來。草地上的人默默交換了一下目光。

“看樣子是和解了。嗯，很好！”庫圖柯夫高興地說，仿佛
在總結着大家的意見。

奧麗加乘着輕便的小船，轉眼渡過了列那河。雄偉寬闊
的河流映射着明朗的晨曦，在姑娘面前展開一條閃爍放光
的大路。奧麗加又重新想起了高聳的叢林，白色的樺樹，鮮嫩
的隨風飄動的枝葉。

（于澤泮譯自1952年7月號“青年集體農莊莊員”雜誌）